

十年砍柴 著

水浒里的秘密……

生存中的真相……

闲看水浒

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上架建议：人文社科

ISBN 978-7-203-08667-1



9 787203 068471 >

定价：28.00元

闲看水浒

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

十年砍柴 著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 / 十年砍柴著。
—修订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203-06847-1

I. ①闲… II. ①十… III. ①《水浒》研究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0143 号

闲看水浒

著 者：十年砍柴

责任编辑：阎卫斌

特约编辑：李占芾 余燕龙

装帧设计：后声设计工作室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56003 (综合办)

E - 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9.25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10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6847-1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修订版序

一晃，《闲看水浒》这本书出版已有整六年了。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因此我格外看重它，尽管现在读起来一些段落显得行文轻率，且逻辑层次并不那么严密。

六年的时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即使放置在《水浒传》诞生的七百来年中，也只是短短的一瞬。而对人的一生来说，可算是不短的岁月，它让我从青年步入中年，让我告别了圈养的记者生涯，成为一位“读书、写书、编书、卖书”的书业人士。而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六年间这个社会的变化亦是巨大的：网络已然普及，不再如六年前那般被看成是少数现实中不得意者的表演舞台；汽车越来越多，堵车不再是大都市的“专利”；房价越来越高，“房奴”、“蚁族”成为一些年轻人生存的状态……但在有些方面，许多人可能觉得变化不是太大，且类似《水浒传》中的一些恶性事件，似乎在现实中上演的频率越来越高。

比如，一位云南青年蹊跷地死在看守所里，警方最初宣布的原因是“躲猫猫”撞死。网络上有人专门总结了近年来看守所里嫌疑人的离奇死法：做梦死、激动死、喝水死、骷髅死、针刺死……让人想起了武松进入孟州大牢后，老囚犯给他讲的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尽管，现在有了迥异于宋代、更着重保护人权的成文法；尽管，现在也有了二十四小时监控监听的监视器。但是，在关键时刻，法律和监视器总是同时失效。其中的缘由，令人深思。

刚到上海打工的河南青年孙中界，因免费让“钩子”搭车，而被污为“黑车司机”，为自证清白，他一怒之下砍下了自己的手指。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上海某区执法部门钓鱼执法、以公权谋私的黑幕被层层揭开。好在孙中界遇到的不是高太尉，否则的话，他很可能像林冲误入白虎堂那样，被钓鱼执法后百口莫辩。

毋庸置疑，如果从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来评价，从普通人生活水平、福利保障水平等指数来衡量，当下确实好于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纵向对比说它是盛世亦无不可，毕竟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全球化市场带来的福祉，同样惠及勤劳坚韧的中国人。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普通人觉得不公平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恶性事件发生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不想从宏观方面做过多的分析，只想提供一个视角：信息技术发达让普通人获取信息更为便利，发生在这片广袤土地上一个个角落里的丑恶，被掩盖遮蔽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对某一个人来说，只有知道了丑事恶行，才会引发同情、悲伤、愤怒等情感。他的邻村发生某恶霸欺男霸女的事情，他如果不知道，就等于没有发生；而他在网上看到了离他千万里的韩局长“性爱日记”，他觉得丑恶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会议愤填膺。当丑事恶行被更多的人获知时，这种个人的情感就会汇聚成一种群体情绪。

有些人看到这种现象后很悲观，相反，我持有的态度是乐观的。我相信，遏制丑恶的第一步是让丑恶曝光，公然为恶总比悄悄为恶不为人知的压力要大，成本要高。信息无阻碍地流通是社会走向公平公正的开始。

我们以《水浒传》里的世界为例。

假如高太尉府派遣的两个公差来引诱林冲持刀进白虎堂让太尉过目，林冲在与他们闲谈时用带有摄像头的手机拍下两人的面

目，并及时发到自己的微博上；在进白虎堂的途中，通过微博一路直播。高太尉要诬陷林冲图谋刺杀他，恐怕难度要大得多。

假如西门庆和潘金莲勾搭成奸后，察觉此事的郓哥在人气很高的“天涯杂谈”网上发帖，披露了此事。而在东京出差的武松在旅馆里上网时看到此帖，他会想办法通知武大郎早作防备，或者提前回阳谷县处理此事，或者在网上发表义正词严的警告。西门庆和潘金莲或许就很难谋杀武大郎，也就不会有日后因为司法不公，武松不得已自己执法杀死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惨剧了。

假如柴进在得知高唐州的叔叔的花园遭通知府的小舅子段天锡强拆后，将这个事件以及宋太祖颁发的誓书铁券照片发到凯迪论坛的“猫眼看人”上，江湖上一帮子网友纷纷跟帖，并发表评论，造成相当的舆论声势。段天锡和他的姐夫，估计也会掂量掂量。

当然，信息的充分流通和迅速传播并不能当然地阻止罪恶的发生。高太尉也有可能利用权力封掉林冲的微博，并指示开封府所有的媒体包括网络不得报道、讨论此案；西门庆可能花钱买通郓哥不要发帖；段天锡仗着高知府和高太尉的权势，也可能真的不把誓书铁券放在眼里，该强拆的还是强拆。但无论如何，随着信息的公开，作恶的成本逐步上升，当成本高于或接近收益时，丑恶会逐渐地减少，或许一种从根本上防范丑恶的制度会由此产生。

若在信息传播层面，官家没有足够的优势，那么不改弦易辙，是难以为继的。高太尉的不堪，宋徽宗的荒淫，陆谦的为虎作伥，林冲的冤屈，在那个时代仅仅是小范围的人能够获知。传播的范围有限，传播的速度很慢，因此，朝廷从上到下，对危机的反应也是极慢的。直到金人南下，二帝“北狩”，这时候醒悟

过来就已经太晚了。

在这本书的首版序言中，吴思先生对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只是初步的成绩，前边仍有继续解读的广阔空间。譬如，梁山好汉的座次到底是根据什么排的？更宽泛地说，历代王朝如何分封功臣？如何分配官爵？战功、山头、资格、谋略、勤勉、人缘、名望、职务、超自然能力、与首领的关系、出身和血统，等等等等，这些要素在分配中各占多大的权重？这是一个大问题。在理解中国历史方面，这个问题的地位，就好比‘市场如何配置资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终生去研究的大问题，这六年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以及读书、思考的深入，对吴思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下了一番工夫，也有了一些粗浅的见解。因此修订后的第一章，就是分析“排座次、定名分”是中国社会，包括家庭、江湖和庙堂的头等大事。以梁山一百单八将为例，仪表堂堂、武艺出众、又有开山之功的林冲只能排第六，而武艺平平、长相寒碜的宋江则能当老大，这是因为宋江用心计、手腕和江湖声望等软实力弥补了硬实力的不足。而声望这类软实力的打造、传播技巧十分重要。一个县衙门的小押司，其仗义疏财的美名却能远播江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播学课题。而在最终排名出笼之前的造舆论、做宣传，也需要恰到好处。

我这本书的写作，受吴思先生“潜规则”、“血酬定律”以及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影响甚大，我也有意识地利用吴先生的“血酬”理论，即暴力的成本收益理论，来分析《水浒传》中的诸多人物。经过这六年，这种思考我以为到现在更为成熟。比如林冲、武松最终采取暴力手段讨公道之前，是经过精细的利

弊衡量的，且每个人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一样，其算计的方式和决定采取暴力手段的临界点是不同的。林冲、杨志这类家世清白的职业军官，上梁山是最难的，一定要到迫不得已的地步；而雷横、武松这类小吏，则稍微容易一些，他们的忍耐力没有林冲、杨志那么好，更易冲动惹祸；至于李逵这种从小就是古惑仔的江湖人士，梁山简直就是为他预设的。但饶是如此，绝大多数人，哪怕李逵那样的出身，也不是不问条件就采用暴力手段的，他们拿“血酬”同样经过算计。趋利避害，人之本性。薛霸、董超之所以答应陆谦在押解途中结果林冲的性命，一是杀了人就会有一笔不菲的报酬，二是他们算计干这个活风险不大，因为是高太尉吩咐，在高太尉的权势笼罩下，林冲只是只死老虎。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当下一些地方政府在拆迁征地时，黑道背景的人愿意受其驱使。道理一样，不但能拿钱，而且在地方政府“依法拆迁”的大旗下，风险会降到最低，被伤害者几乎不可能通过当地官府来惩罚这些强拆者。但世上并没有毫无风险、一本万利的买卖，董超、薛霸以为依靠高太尉就能顺顺利利拿到“血酬”，却难防得住鲁达的禅杖、燕青的神箭。同样，指挥强拆的开发区副主任被杨义杀死的案例一多，并经媒体迅速传播，有可能引起效仿作用，那么拿命博钱的职业强拆者就会考虑风险了，这对强拆行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震慑作用。

信息传播的迅捷，会使各类丑恶现象很快被披露，当然也会带来一些视觉冲击，似乎暴力事件多了起来。但从长远看，这是件好事，掩盖、回避丑恶与暴力，才是掩耳盗铃，最终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信息的畅通，会逐渐增加为恶的成本，从而一点点消减暴力。这也是我对告别暴力为王的梁山规则与弱肉强食的江湖世界抱有信心的原因。世界，毕竟是不同了。

此书虽经修订，但我不满意处仍然很多。若读者觉得比首版略有进步，那将使我备感欣喜。

十年砍柴

2010年4月19日 北京 定福庄

序言

这本书很好看，新见与妙语迭出，读者一翻便知，无须作序者多嘴。作者留给我插嘴的空间是：介绍贯穿本书的一条重要逻辑——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我的介绍重复了一些已经发表的文章的内容，还有些枯燥，读者若感觉不耐烦，不妨跳过，直接阅读正文。

讨论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最关键的一个词是“血酬”。

血酬是流血拼命换来的钱。土匪军阀依靠血酬过活，正如劳动者靠工资过活，地主靠地租过活。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抢对象的价值。同样是卖命抢劫，抢百万富翁当然比抢贫下中农合算。在这个意义上，梁山好汉吃大户打土豪的行为，其实是在追求血酬最大化，与道德标榜并无直接关系。

拿性命换钱是否合算呢？这要做具体分析。我听到过一句口号，灾民吃大户，抢粮食，他们在旗帜上写道：“王法虽重饥难忍”。土匪抢劫，按律当斩。饥民冒死抢劫，是因为走这条路活下来的可能性更大，显然，他们觉得拼命合算。一般地说，上述计算的实质是：为了活命，可以冒多大的死亡风险？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把资源的需求者伤害到什么程度？这是极其古老的权衡计算，别说哺乳动物了，连爬行动物都懂。

从血酬的角度看问题，土匪和军阀都是血本家。梁山好汉的头领们也是血本家。他们的老本是武器弹药和士兵喽啰的性命，

他们掠夺搜刮之所得，扣除成本之后，就是血本带来的血利。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官爵往往可以作为利益的衡量标准，作为血利的一种存在形式，于是我们看到了“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血本经营策略。

秦国曾经建立了严密的军功制度，敌人一颗首级，换取一级爵位。最低的一级是“公士”，赏赐田一顷，宅五亩。第十九级就封侯了，“关内侯”。二十级为最高级，“彻侯”。这套贵族制度，其实是血本经营中的激励机制。在这种制度的激励下，暴力团伙进如锋矢，战如雷霆，在首领的指挥下破六国，打天下。历代王朝打天下都离不开这套制度。

暴力最强者打下江山，坐了江山，然后立法定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皇帝是暴力集团的头子，贵族们则是协助他打天下共同创业的股东。

最强大的暴力是如何获得的？在宋江和刘备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深刻答案。这二位都以仁慈体贴著称，在他们身上，暴力集团的成员们寄托了最佳预期，血酬收入最大化的预期，在他们的麾下卖命，可以卖个好价钱。因此，刘备和宋江无须逞匹夫之勇，他们的才干是当好一个商人，扩大地盘，获取血利，然后公平分配。这个道理，我们其实早就懂得，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罢了。试想，假如及时雨宋江和黑旋风李逵分别招兵买马，我们愿意跟谁走？我肯定跟宋江走。比较起来，宋江更善于抓住外部的机会，更能掌握内部的公正，这是领导暴力集团发展壮大关键本领。

以上就是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及其相关制度。

我们很熟悉物物交换的逻辑，大家兜里的货币就是一般等价物；我们也熟悉以劳动换取生存资源的逻辑，多数人循此养家糊

口。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与这两种逻辑有什么关系呢？

这三者之间并不矛盾，但又有所不同。

劳动本身就是生命的活动，劳动挣钱即是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不矛盾的道理之一。在以物易物的现象背后，一定隐藏着一项条件，即白拿或抢劫是有风险的，闹不好还有生命危险，交易反倒比白拿合算，这是不矛盾的道理之二。不过，一旦破产失业，到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境地，抢劫拼命的生存机会比较大，原来不合算的选择反而合算了。这种逻辑，即以命相搏，以暴力获取生存资源的逻辑，是前两条逻辑所不能包容的。应该说，直接由这种逻辑支配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好社会。前边已经说过，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抢对象的价值，行使暴力并不能创造财富，这是破坏，不是建设。这是破坏力，不是生产力。

最后再说说这本书。

我参加过“文革”中的批《水浒》运动，写过许多评论文章，有一年我们的高中语文考试就是批《水浒》，这种经历很令人反胃。读批《水浒》的文章，在生理上就不舒服。不过，这本书我读得津津有味，常常感到眼睛一亮。我觉得砍柴选了一个贴切的解读角度，说不定还是迄今为止最贴切的角度。从这个角度解读《水浒》之类的作品，丝毫没有令人反胃的方枘圆凿之感。

但是，这只是初步的成绩，前边仍有继续解读的广阔空间。譬如，梁山好汉的座次到底是根据什么排的？更宽泛地说，历代王朝如何分封功臣？如何分配官爵？战功、山头、资格、谋略、勤勉、人缘、名望、职务、超自然能力、与首领的关系、出身和血统，等等等等，这些要素在分配中各占多大的权重？这是一个大问题。在理解中国历史方面，这个问题的地位，就好比“市场

如何配置资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千炖豆腐万炖鱼。砍柴，别上斧子，快上山吧。我们要健康，还要美味。

吴思

2004年4月20日

引言 对梁山说声“再见”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的，在那里，书籍和食品一样匮乏。我在小学五年级时，从一位当过小学老师的叔叔那里借到了一本残破的小说——《水浒》。我记得上面似乎还印着“揭露投降派宋江”之类的黑体字，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文革”末期的版本，是在全国人民批《水浒》的热潮中赶印出来的。

年少懵懂的我自然不知道这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知道这本书从问世以来遭受的毁誉沉浮。它曾被一次次翻印，一次次删改，一次次禁毁，一次次被从政者利用或诠释。这本书，在一个政治早熟的农业国家，在一个皇权曾经通吃一切的社会，从来就不是作为一本简单的小说而存在的。

当然，这些东西随着眼界的开阔、年岁渐长而逐步明白。当时那个山村的男孩，对这本书唯一的感受就是好看、有趣。

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也一点点沉浸在梁山的好汉世界中。我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高太尉那样的坏人，也对武松从容杀了十几口人还在墙壁上留名感到恐惧；喜欢李逵的率真和“杀将去”的口头禅，甚至在受到大孩子的欺负时，恨不得自己有两把板斧，砍了那个“鸟人”。

我想，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梁山好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及痛快，符合一个半大孩子青春期的梦

想，符合不谙世事的少年对成人世界的种种想象。

后来，山里的孩子长大了，走出了大山，认识了很多，碰到了很多事，读过了很多书。再一遍遍重温《水浒》时，不仅对年少时的“水浒”情结有种较为清晰的解剖，阅读起来也没有了当年的如饮甘露之感，而是有一丝沉重。

梁山聚集的是一帮叛逆者，他们无君无父，无老无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本领高强义气为重，他们不服世俗权力的管辖，不受礼法的约束。这是个快乐的乌托邦，也是某些青春期孩子心中的天堂。民间有种说法：“少莫看《水浒》”，其原因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们，不遵从国家的律法，不循守社会固有的秩序，不在乎通行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标准，这样一个世界，会助长孩子们的反叛性，从而阻碍其顺利长大、融入成人世界的步伐。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正如宋江、李逵们最终被招安，叛逆的孩子最终会长大，会变得成熟和世故，最后像他们的父亲曾经做过的一样，担心自己尚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从某种角度来看，梁山的规则就是“板斧”说了算，即由暴力最强者决定一切，这里没有博弈没有谈判也很少有妥协，用动物界猴群推选猴王的规则建立集团秩序。其中的合纵连横、巧用权谋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宋江、吴用的智慧，无非是使暴力的使用更经济、更节省成本而已。

《水浒》的世界里，无论是政治活动、司法活动、经济活动乃至婚姻家庭中，读者看到的是处处不公正，处处由权和钱说了算。蔡太师权倾朝野，于是他的儿子、女婿们都能做大官；高俅因为做了皇帝的亲信，就从一个泼皮升为太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他的干儿子、堂弟及堂弟的小舅子也跟着作威作福；几

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权力和金钱来左右诉讼的输赢；做买卖的要么巴结官员寻求保护，要么就做杀人害命或者走私的勾当。在上梁山之前，权力和金钱就是李逵的两把板斧。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间发生争端，决定输赢胜负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资源。整个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构成，奉行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钱、权或者拳头和斧头。

梁山人中许多是被迫为寇的，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朝廷无异，他们的行事原则与官场无异。如果李逵不是做游戏而是真的坐衙寿张县，当了县太爷，他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公正么？显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打到东京夺了皇位，世上就没有高俅、蔡京了么？显然不会。因为从刘邦到朱元璋，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奴隶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

所以我们在《水浒》中看到那么多逼上梁山的故事，看到那么多的冤屈与不平。他们最终寻求解决的路子，无一不是以暴易暴。而梁山上的权力分配，依然由这种规则决定。王伦对这点认识不清，面对势力远远强于自己的“智取生辰纲集团”，还摆出主人的架子，所以他被火并；宋江和晁盖以兄弟相称，但要顺利做老大，必须一点点收罗各路英豪，逐渐地培植自己的势力。

最后，宋江李逵们离开他们的梁山，但走入了另外一个“梁山”。梁山作为一个暴力集团，没有能力吞并另一个更大的暴力集团——大宋王朝，不得已被更大的暴力集团收购。强盗成了政府军，奉命去吞并另一个农民武装——方腊，最后力量相互抵消，只剩下残兵败将回到东京。

《水浒》中处处讲“忠义”，但我从中看到的真正属于“忠义”的很少，更多的是暴力比拼，赢者通吃。